

那天清晨,北京天还蒙蒙亮,我已经坐上了前往昆明的航班。四个小时后,飞机降落昆明长水机场,先谈工作,再吃饭。中午十二点半,工作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昆明的朋友便直接带我去吃“菌子”了。此时,正是云南各种蘑菇——云南人习惯说“菌子”,纷纷上市的时节,那玩意真正是云南人的心头好、外地人的迷幻剂。总之,凡是至亲好友,菌子总归是要尝一尝的,这是云南朋友的待客之道。

那天午饭,云南特色菜上了好几道,印象最深的自然还是菌子里的扛把子——爆炒见手青。见手青是外地人最害怕又最想尝试的一种菌子,一不小心吃了之后就能看到外星人,说的就是它。因为菌子刚上市,这盘爆炒见手青很是鲜嫩,用大火重油爆炒之后,辣椒的辣味猛冲上来,但见手青的香味和鲜味,非但没有被辣味遮盖,而是和辣椒一起“三味齐下”,直接冲击食客的味蕾。第一筷子下去,确实是辣,紧接着,第二筷子下去,就一个感受:真的太好吃了,赶紧招呼服务员上白米饭。别人怎么吃见手青,我不清楚,但我每次吃这道爆炒见手青,白米

与上海一文友语音,言及刚下高考“战场”的高中生,依然忙不停,忙甚?在各美容机构以及整容医院扎堆、考“颜”。考研?不好,考“颜”,走进青春期的不能留遗憾,正好利用这接下来的暑期,“改头换面”……

一友也参加“研讨”:不必莫名惊诧,时下,人人都要考“颜”,庶几乎,天天都在考“颜”。此话怎讲?考“颜”也是察颜观色,当然有试问之意,也有考量,甚有质疑。

纵目时下,曾经的一个年代符号“看脸”已进化为“考‘颜’”,在察颜观色——或经试问、考量,甚至质疑这几件“利器”的筛选与甄别,“外貌协会”影响日隆,“会员”不但覆盖了青年男女,甚至延伸到了老妪老翁,“变脸则变命运”已非玩笑话,先整容再求职(乃至再入大学校园),也似成“潮流”。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万事俱备”,似乎都不避讳“借东风”“改造面部”。

考“颜”不是“有教无类”。像上述之“考”,只属于“民考”,芸芸众生亦只属名

编者按:盛夏的蝉鸣、骤雨后的泥土气息、毕业季的离别与憧憬……每一个夏天都封存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它或许关乎一场懵懂的心动、一次无畏的远行,或仅仅是某个平凡午后,阳光穿透树叶时,照亮了余生的静谧与顿悟。今起请看一组《那年夏天》——

世间万物的消失,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譬如,我儿时夏季那铺天盖地的蝉鸣声。和蝉鸣声一起消失的,还有蝉鸣声里的小屋。

曾几何时,河水潺潺,穿村而过。河边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处外祖母的小茅屋。在屋前一小块空地上,我和外祖母每天都有温馨和精彩上演。

上学前,小外孙都会跟外祖母说一声:“婆奶奶,我上学去啦。”外祖母有时在小屋里忙自己的事,就在里边应一声:“去吧,一放学就来家呀。”

有时她会走出小屋,帮小外孙整整书包,理理衣角,问一问上学用的东西带齐了没有,叮嘱道:“去吧,好好学字!”有时放学回来,人没到,小树林那头便会传来小外孙的叫喊:“婆奶奶,我放学啦。”“婆奶奶”,为我们当地人对外

菌菇爱好者

陈佳勇

饭是标配。只不过,昆明这餐饭,已经过去七八年了。如今,只要到了时节,即便在上海,也可以每年都见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睹物思人,由见手青想到云南的老朋友,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谊。

我是一名菌菇爱好者,各种蘑菇,诸如口蘑、草菇、香菇、平菇,但凡能和肉片一起炒的蘑菇,从小都是我的最爱。后来长大了,去的地方多了,才有机会尝到牛肝菌、鸡枞菌这样的稀奇蘑菇。至于更昂贵的松茸,那得等到航空物流更便捷的年代,才得以尝到。但两相比较,还是觉得小时候吃到的蘑菇最好吃。

我们那个年代,蘑菇都是装在罐头里的,打开罐头捞出来之后,总有一股特殊的罐头味道。时间长了,我便天然地认为,蘑菇大概生来就是这个味道。但不管怎样,蘑菇只要一切片,再和肉片一炒,最后加上一勺水淀粉勾

人人考“颜”

齐世明

题”并不罕见:“我们的人才需求是,靓丽、帅气是生产力。”看看,颜值够“格”你才好通过机遇和成功的“及格线”,人脸岂非被商品化、商业化了?

至此,笔者油然想起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之语:“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朋友圈一段话说得妙: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衣着显审美,发型表个性。职业看手,修养看脚。

换言之,爱美不谬。但“过犹不及”,弄成颜值当红、外貌至上,入“考”的学生们受益也受害匪浅。你不惜在脸上动刀子,自然有人乐于真我、“素颜朝天”的“清一色”。人体终究是一台精密仪器,精神决定物质躯体;你内在的素质与修养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和风貌,这岂是再高超的美容能改变的吗?

祖母之俗称。

一人独居的外祖母,日子一如屋后的小河,舒缓平静。偶或,有点小浪花,便是小外孙来也。

我十一岁时,到邻村读五年级的那段时光,是和外祖母一起度过的。

一到夏天,我最喜欢和外祖母一起去自留地上浇水、除草。刚栽下的山芋苗,才割过的韭菜,活棵还没多久的茄秧子、辣椒秧子啦,哪个不要浇水呢?要除草的就更多啦!活儿干完之后,当然也会有我的“想头”:摘黄瓜。

我呢,顶喜欢爬到外祖父坟上浇黄瓜水,顺手摘条黄瓜。用手掐去尚未脱落的瓜花,在衣袖上搓掉瓜上的麻钉子,洗都不洗,张嘴就是一口。那略带青涩,且清脆的口感,于咀嚼之中滋生出的淡淡甜味,一下子抓住了我味蕾。

在我那时的印象里,“吃麻纱”,是外祖母每天必干一件活儿。小茅屋的树荫底下,外祖母从身边水盆里拿出麻皮,放在腿上,用手指剥开,然后一缕接

芡,真是人间至上美味啊。后来,新鲜种植的蘑菇也在菜场里出现了,我还一时适应不了,非得央求家里人去买罐头蘑菇。这种情结,大概就跟现在偶尔买一罐糖水菠萝、糖水黄桃尝尝,应该是一样的补偿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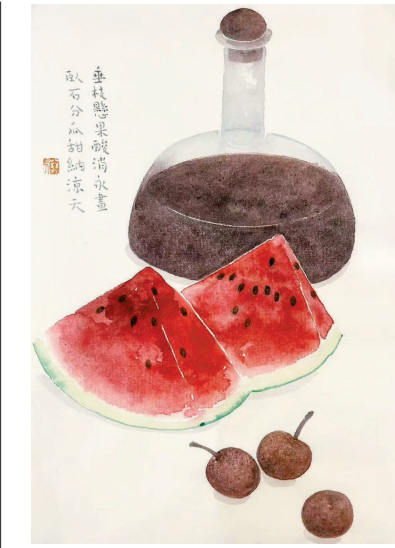
我大学时候同宿舍的好兄弟大宝,是黑龙江伊春人,他生日和我一天,但年龄比我小一岁。所以那时候,我们到了生日那天,经常一起去北京西苑靠近颐和园的一家名叫铁木真

的自助餐厅吃饭。铁木真收费贵,但当天过生日的人,可以凭身份证买一位送一位,很划算。我和大宝第一次去,选的就是我们生日那天,直接甩给服务员两张身份证,服务员对着两张身份证看了好久。好在买单之后,人家就直接送了两张餐券,我们便可以第二周又去吃了,不必等到明年,也不必觉得对方是被“附送”的。

席间大宝听我说起喜欢吃蘑菇炒肉片,没过多久,他便力邀我去了一家东北菜馆吃小鸡炖蘑菇。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小鸡炖蘑菇,但对这道东北名菜早就仰慕已久。菜端上

义上的“考官”,现时语境之中,“官考”才令“考生”们闻之色变!瞧,大大小小的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这样的“考

夜光杯



清凉图

(中国画)

李知弥

来后,我就跟大宝说,这不是蘑菇啊!大宝说,这就是蘑菇啊!我说,我吃的蘑菇是那种小小的、圆圆润润的、很可爱的蘑菇,你这个小鸡炖蘑菇里的蘑菇,又老又长又难看,还咬不动,这哪里是蘑菇?大宝急了,说你们上海不产蘑菇,你说的那种蘑菇叫口蘑,小鸡炖蘑菇的蘑菇叫榛蘑。榛蘑是东北特产,老香老香了,口蘑哪能跟榛蘑比?但无论他怎么说好,小鸡炖蘑菇我是真的不喜欢吃,远不如锅包肉对我更有吸引力。

大学毕业后,我回上海工作,大宝去深圳读了研究生。再后来,大宝回老家做了公务员,偶尔他

等天亮的也许是小猫。

它早醒了,在我的脸上踩了好几回,包括轻巧地躲过我伸过去的手。

快速跑动,扒门,发出它所能发出最扭来扭去的音调,但都不能唤起一个装睡的人。

它于是放弃,一个纵身跳到了床头柜堆叠的书上,蹲下来,收拢四只爪子,它长长的尾巴把身子圈住,像唐僧待在孙悟空画的圈圈里。

它不声不响,也不睡觉。太安静了,我只好起床把它抱下来,又把门拉开一条小猫能进出的通道。

再醒来,听见三只鸟啁啾啾啾,声音好听。我感受到了小猫在被子上的分量,它又睡着了。

天亮了,很多琐事已经发生。



一缕,手指在接头处轻轻一捻,几乎是同时将捻好的麻丝在嘴边“吃”过,原本一缕一缕的麻丝,便神奇地成了麻线。之后,顺顺地堆在身子另一边的小扁子里。

“吃”好的麻线,还得绕成一个个的团儿。外祖母不仅“吃”的技术好,绕团儿也很有一手。她绕出的团儿,个头一般大,上秤盘,几两一个团,其他不再用称,数数个数,斤两就出来了。这到织布师傅那儿应

验过好多次,堪称精准。不止于此,外祖母绕的团儿,还是空心的,易于晾干。那细细的丝线,绕成空心,真的是难!这让我知道了,什么叫一丝不苟。“那不会晒么?”我觉得外祖母过于为难自己。一听小外孙的话,外祖母就笑了,“呆扣伙,麻纱娇得很,一晒就脆,织不成布啰。”我似乎听懂了外祖母的话,但终究没看清她“吃”麻纱的绝活儿。

“扣伙”,乃我之乳名,外祖母所赐予。一个“扣”字,她老人家的心思尽显。不止于此,她还说服了自己的胞

等天亮

柴惠琴

等天亮的也许是小猫。

它早醒了,在我的脸上踩了好几回,包括轻巧地躲过我伸过去的手。

快速跑动,扒门,发出它所能发出最扭来扭去的音调,但都不能唤起一个装睡的人。

它于是放弃,一个纵身跳到了床头柜堆叠的书上,蹲下来,收拢四只爪子,它长长的尾巴把身子圈住,像唐僧待在孙悟空画的圈圈里。

它不声不响,也不睡觉。太安静了,我只好起床把它抱下来,又把门拉开一条小猫能进出的通道。

再醒来,听见三只鸟啁啾啾啾,声音好听。我感受到了小猫在被子上的分量,它又睡着了。

天亮了,很多琐事已经发生。



妹,将胞妹的外孙女说给了我,订了一门娃娃亲。

外祖母为我的婚事,还真是做过一番切实的盘算。她之所以整个夏天都用来“吃麻纱”、织“夏布”,是想为小外孙预备下将来婚床上的夏布蚊帐。那几匹夏布,确实存在过。母亲说,是外祖母亲自送到我家门上的。

然而,她老人家终于没能看到自己“吃”的麻纱用在外孙的婚床上,便被一场大火夺走了性命。

那是一个夏夜,外祖母无意中碰翻了床头柜上的油灯,点燃了小屋。被“毕毕剥剥”毛竹爆裂的声音,还有那映红了半边天的熊熊火光,惊醒的舅舅们,在小屋前看到了一只烧焦的门框。门框上赫然悬着一把小锁,孤傲地悬着,近乎恶毒。

外祖母在烧毁的门框下被发现时,整个人已蜷缩成一团,极小,极小。

十日谈

那年夏天

责编:殷健灵

潘天寿的大名在现代美术界可谓如雷贯耳。他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是现代杰出的人物山水画家、美术教育家,曾担任浙江美院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留下了不少传世精品。

潘天寿的艺术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不同凡响的市场价值,据资料记载,2015年5月在香港嘉德拍卖会上,这位巨擘的代表作《鹰石山花图》6800万元起拍,经过十几轮激烈竞拍,最终落锤拍出天价2.4亿元,画幅为23.3平方尺。2019年嘉德拍卖会上,《初晴》又拍出了2.058亿人民币,另一幅杰作《午睡》拍出了2.9亿人民币。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已规定,潘天寿的作品全部禁止出境。

看这位绘画大师的作品集,竟有好几幅鱼船和鱼蟹的作品,引起我这个“中国钓协副主席”的极大兴趣。1963年春的《竹篓大蟹图》,画的是张牙舞爪的大青蟹,浅黄大竹篓的线条用没骨淡墨写出,清劲潇洒,乡土味十足的渔家竹篓上,先用重墨,再略加勾勒出一只“活蟹”,真是水汽鲜味十足。再看潘大师笔下的“鱼儿”,有侧面激勇过江的,如20世纪60年代所画的《鱼》,看起来是尾长长的海鱼,黑白明显,尽显丹青守白攻黑的传统艺术笔法。还有一幅《鱼乐图》,画的是三条鱼,和谐惠畅而游,仿佛一家子团圆了!我最欣赏的是尾独立丰腴硕大的江鱼(俗称白鱼),双嘴唇上翘,临乱不慌,鳃鳍上挺,有猛然跃出水面的强劲姿态,长尾摇摇翘翘指蓝空,似迎着我这渔人示威而来!

潘老的笔墨中体现出“强骨”和“霸悍”的风格,但又不失“静气”和“不雕”。这些水中精灵被他赋予了“十足的精气神”,使水中的生命灵动起来,仿佛要跃出画面了!潘天寿的画为什么如此出名,又常让后人读而不忘、学而不像?他的山水构图十分奇特,秀美中透出绮丽。他的艺术真谛后人更是难以企及,儿子潘公凯,虽子承父业也成为中国美协副主席,但其才华和水平却未及其父项背。因为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扎实基本功,还要有源于生活经历、情感体验、独特而新颖的灵感,正是这些,才让潘天寿的作品在中国画坛具有独创性,在艺术造诣上达到炉火纯青之仙境。

潘天寿的出生地宁海面对著名的钱塘江,也是我国最著名的观潮地点,大潮汹涌澎湃如万马奔腾,潘老敬畏大自然的奇观,在排山倒海的大潮巨浪下,觉得人类又如是何等渺小,还远不如水中那过往不息的动物精灵。潮后他经常仔细观察被海浪拍上岸的鱼虾蟹,同渔民交谈,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不仅了解了渔民的生产生活,还熟悉了鱼虾蟹等江中生物的生活习性。他在投身粉笔生涯期间,经常散步于学院附近“花港观鱼”,也不远百里和学生们一起健步登上富春江桐庐的严子陵钓台驻足定睛,“拜访”如龙似蛟的富春江江里的各种鱼虾蟹等生灵。潘老更是熟谙这“钓台”上立满的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留下的妙笔生花之碑文。可以说,这些都为他笔下的那些可敬可爱的江中生灵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这正是对“艺术来源于生活”的完美诠释。

看到潘天寿大师笔下巨幅《庄子观鱼图》,我的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了庄子和惠子的传世对话,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答:“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的快乐);你本来就不是鱼,你就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可以完全确定的。”庄子说:“请追溯话题本源。你说‘你哪里知道鱼快乐’的话,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而问我,我是在濠水的桥上就知道了。”

这场庄子和惠子对于水中游鱼是否快乐的旷世之辩,体现了两位哲学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反映出了敏捷的思路和睿智的观点。惠子特别注重哲学上的逻辑推理,他从水中游鱼的角度出发,认为我们人类是无法体会到水中鱼是否欢乐的。而庄子从鱼的悠然自得,深深感受到了水中鱼的自由自在和欢乐无比。庄子认为,人与万物总是可以相互理解、融通和互为友善的,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

潘天寿大师笔下的这一幅观鱼作品,用了奇特无比的构图方式,岸上山石如此之巨大,仿佛画出了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那种轻松闲适、诗意盎然的对话画面,何尝不是哲学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丹青巨擘的鱼水深情

万伯翱